

蒋介石五大谜案

蒋介石日记

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杨天石是近代史专家，尤其以对蒋介石的研究而闻名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他独自一人踏遍各地，寻访有关蒋介石的种种资料。

历史资料浩如烟海，仅有关蒋介石本人的直接资料，就分为日记、信函、档案、历史文件等等，分别存放在中国大陆、台湾、美国、日本等不同地方。其中很多是孤本，既不外借，也不能复印翻拍。大部分时间里，杨天石奔波于不同的档案馆和图书馆，逐字逐句抄录这些从未与世人谋面的珍稀史料，发掘鲜为人知的秘密。

蒋介石日记原件现存放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。直到2006年3月31日，蒋介石的日记（1917—1931年）才第

一次对公众开放。得到消息的杨天石提前到达美国，开放当日一大早就在门外守候，并第一个见到日记真面目。在接下来的两年中，胡佛研究院又陆续开放了蒋介石1932年至1955年的日记。为此，杨天石又两度赴美，抄录下大批珍贵的资料。

杨天石并没有轻易发布这些日记的内容，而是希望通过潜心研究、仔细求证，从而理清历史脉络，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。今年5月上旬，杨天石向《环球人物》杂志记者讲述了他过去数月对最新公开日记的研究成果——蒋介石生前五大谜案。让我们同杨天石教授一道，解读蒋介石日记，揭开这些历史谜案的真相。

谜案之一

与宋美龄的 真假爱情

本刊记者 路琰

关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问题，一直有很多传闻。最广泛的说法是，蒋宋之间是一场政治婚姻，两人并没有真

正的爱情。尤其是后来有美国人出书，称蒋介石偏安重庆时期，宋美龄曾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温德尔·里维斯·威尔基有过一段婚外情等，更给蒋宋的婚姻蒙上了一层迷雾。

蒋介石日记开放至1955年，那时他已68岁，宋美龄也已58岁。可以说，至此他们的婚姻问题可基本定性。杨天石教授通过研究蒋介石的日记，认为“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，有很深厚的爱情基础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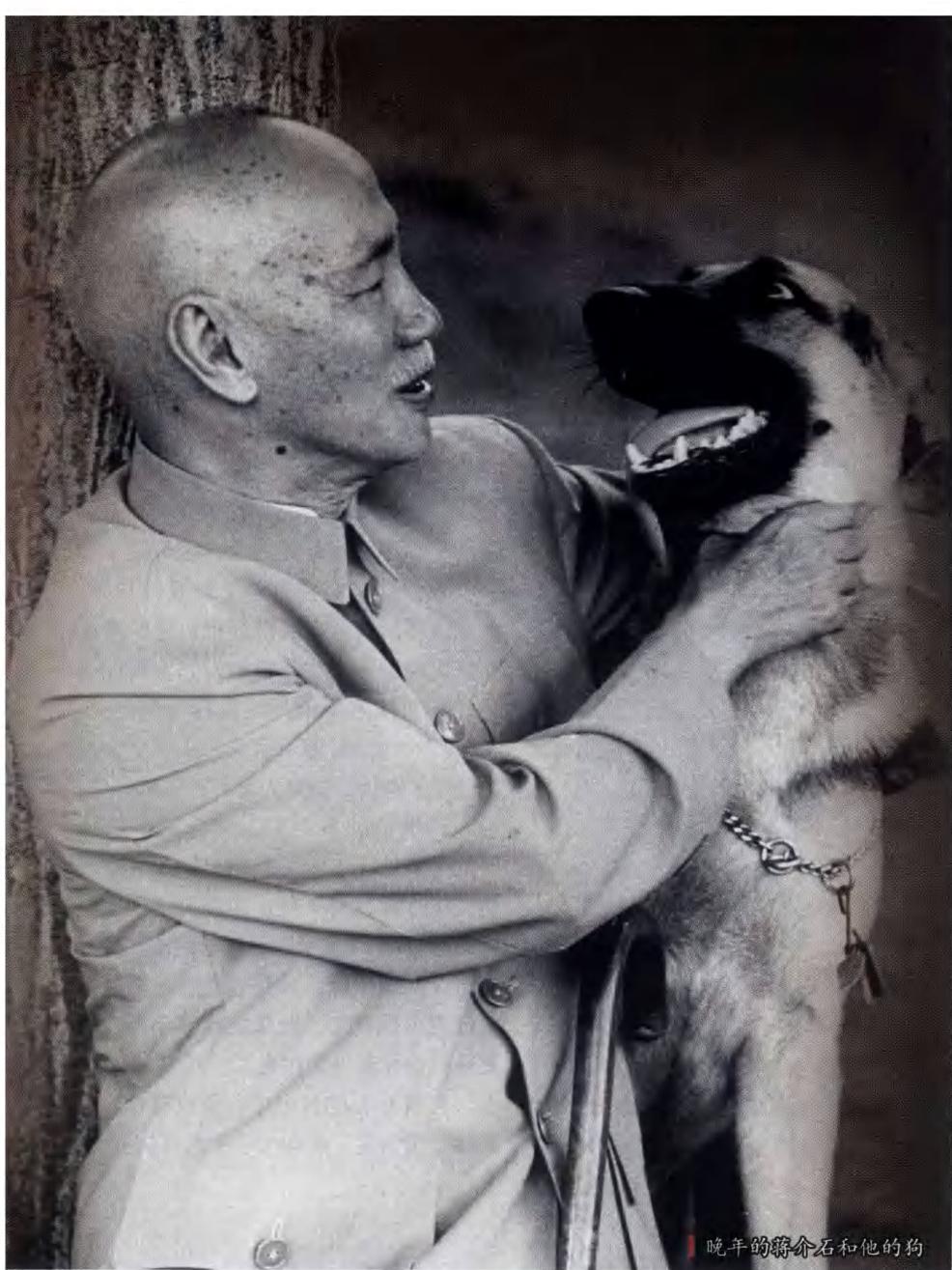
“平生未有之爱情”

“奢靡趋俗，招摇败名”、“以洁如治家无方，教育幼稚，不胜怨恨”……

这些出自蒋介石早年日记的怨言，是对其前妻的评价。

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前，已有过三位妻妾，分别是原配毛福梅，第二位姚冶诚和第三位陈洁如。但在他早年的日记中，常常慨叹自己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。直到1927年底和宋美龄结婚以后，蒋介石对婚姻的看法发生了180度的转变。

1926年，蒋介石在广州第一次见到宋美龄时，就对这位“美妹”一见倾心。1927年12月1日，经过执着追求，蒋介石终于和上海名门宋家三小姐结为秦晋之好。他完全沉浸在一场春风得意的爱情盛典中。当日，他在宋家的要求下接连举行了两次婚礼，一次是在宋家举



晚年的蒋介石和他的狗

行的简洁的教会婚礼，一次是在大华饭店举行的豪华、时尚的婚礼。从当天的日记中，看得出蒋介石的心情极好。蒋介石写道：“见余爱姗姗而出，如云霞飘落，平生未有之爱情，于此一时间并现，不知余身置何地矣。”他还详细写下他们婚礼后乘车游行、晚宴，以至最后进入新房的情景。可惜后面日记的三行字被墨笔涂去，只能隐约看出最后三个字好像是“乐无穷”。

因为宋美龄在宋家姐妹中排行第三，蒋介石在日记中常以“三弟”、“三妹”来称呼她，而“爱妻”和“爱”更是蒋介石对宋美龄独有的蜜语和昵称。

其后，沉浸于新婚甜蜜中的蒋介石与宋美龄，时而缠绵在上海的家中，时

而沐浴于汤山的温泉。此一阶段，蒋介石在日记中充满了喜悦的记述，家庭幸福是他最喜欢的话题。

蒋介石年轻时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，好武尚斗，喜爱冒险。杨天石从蒋日记中看出，与宋美龄结婚后，蒋介石改掉了许多坏毛病。他坚持写日记的目的之一，也是为了修身养性。在此后的日记中，他对家庭和感情的记述明显增多了。

“别后黯然销魂，更感悲戚”

1985年，美国人迈可·考尔斯出版了一本名为《迈可回顾》的回忆录。书中写道，1942年10月，美国总统罗斯

福的特使威尔基访问重庆，作为随员，考尔斯见证了这位特使与宋美龄发生的“风流韵事”——秘密约会。“蒋介石发觉，气愤至极，率领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前往捉奸”等等。

杨天石教授告诉《环球人物》杂志记者，史学研究者们一致认为这是美国人的“恶作剧，是很荒唐的事”。实际上，考尔斯并非这段“桃色新闻”的始作俑者。早在1974年，美国出版的一本《皮尔逊日记》就曾谈到威尔基访问重庆时与蒋夫人有染。在美国的宋美龄读到此书后大为震怒，将出版商告上法庭。最终出版商进行了公开道歉，并承诺再版时将诽谤的文字删除。

杨天石教授为了拿到自己的“证据”，专门对威尔基访问重庆那段历史进行了考证。他几乎收集了当年重庆《大公报》的所有报道和相关档案资料，把威尔基在重庆6天里所有的活动排列了一遍，甚至把时间精确到了分钟。整理之后的日程表让人一目了然：威尔基紧密的行程中，没有任何可以和宋美龄单独约会的空隙。

杨天石教授说，还有一点也许不为外人所知：那时的宋美龄一直身体不好，她是不是那种风流女子暂当别论，但她当时根本就无暇他顾。早在抗战初期，宋美龄到淞沪前线劳军时，突然遭遇日军飞机空袭。她乘坐的汽车在躲闪中翻车，自己也受了伤。从那以后，宋美龄就常年疾病缠身。1942年，她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。10月27日，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妻体弱时病，未能发现病因，甚忧。”两日后又写道：“妻体弱神衰，其胃恐有癌，甚可虑也。”10月30日他再次写道：“恐妻病癌，心甚不安，决令飞美就医，早为割治。”4天时间里，蒋介石在三篇日记里写到宋美龄的病，一来说明宋美龄的病情确实很严重，二来也表明了他对妻子的爱怜之情。

杨天石教授认为，从这些日记里可以清楚看出，宋美龄此后访美确是去看病，而非像美国人所说的与威尔基之间的“私情”有关。



1941年，蒋介石和宋美龄在陪都重庆的黄山官邸用餐。

宋美龄访美启程前，蒋介石依依不舍，愁肠百结。这一心情在1942年11月2日的日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：“为妻将赴美，此心甚抑郁，不知此生尚能有几年同住耶？”11月17日下午，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起讨论她赴美国的一些注意事项，回到住所后，“夫妻依依，甚以明日将别为忧也”（当天的日记）。在11月18日的日记中，蒋介石用大段篇幅记述了送别妻子的过程，精确到每一个时间点：“五时醒后不能安眠，默祷妻此行平安成功……九时，送妻至九龙铺机场，同上机，送至新津大机场，换大机……十二时，送妻登机……别时，妻不忍正目仰视，别后黯然销魂，更感悲戚。”

宋美龄走后，蒋介石更是倍感惆怅。他在1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‘平时不觉夫妻乐，相别方知爱情长。’别后更觉吾妻爱夫之笃，世无其比也。”宋美龄到达美国后，经医院检查，确认没有患癌症。消息传来，蒋介石大喜：“妻于二十六日平安飞到美国，并据医者检查，决无癌症，此心甚慰。”

其后，蒋介石对宋美龄仍思念绵绵。11月29日，他又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妻于十八日赴美，临别凄怆，儿女情长，今又获一次经验也。”

那年春节，宋美龄一人在美国度过。除夕之夜，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今日为旧历除夕，孤身独影，萧条寂寞极矣。”类似这样的记述还有很多，杨天石教授常常边看边叹息：和宋美龄分隔两地期间，蒋介石对妻子的顾念之情，溢于纸上，绝不是伪装出来的。没有真情实感，哪能写得出来。

“凡认余为父者，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”

在蒋介石眼里，宋美龄不仅对自己有情有义，对自己的事业也是一心一意地支持。

早年蒋介石生病的时候，因为前妻姚冶诚没有照顾好，他就在日记中大骂她不贤良。而宋美龄在蒋介石生病中的表现，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。1934年2月23日，病中的蒋介石在日记里记述：

“妻护病保身，无刻不在心，无微不至，诚贤良也。”因为操劳过度，宋美龄自己也病倒了。8月1日，蒋介石在日记中表达了对宋美龄的愧疚之情：“妻为我受热忍苦致病，可感也。”

上世纪30年代初，中原大战爆发，中央政府缺钱，蒋介石找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借钱，被拒绝。这可急坏了宋美龄。她面见哥哥说，我知道蒋介石的脾气，你不给他筹钱，他一定失败；如果失败，他一定会自杀；如果他自杀，我也决不活着。宋美龄还把自己的房产和珠宝交给宋子文作抵押，并发誓如果蒋介石在前方殉难，她也将一同赴死。宋美龄的做法震撼了家人，宋子文为此也转变了态度，决定为蒋介石筹措经费。

在抗日战争时期，蒋介石的日记中也大量记述了宋美龄的出访和外交活动。1943年3月2日，他在日记中充满自责地写道：“余妻昨日在纽约市政6厅演讲，几至晕厥，其身心之疲乏与精神之愤懑可想而知。此余之审事不周，任其单身前往苦斗之过也。”

在蒋介石的日记中，不仅有他对宋美龄的情与爱，某些文字中甚至流露出，



他对宋美龄还有超乎寻常的依恋。

蒋介石曾在1930年1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自我有智识以来，凡欲出门之时，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。到十六岁时，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，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……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，此心沉闷惨淡，必不愿与妻乐别者，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，余诚不知所以然也。”

宋美龄一生没有生育子女，蒋介石认为是一大遗憾。为了巩固宋美龄在蒋家的地位，蒋介石曾经在1934年和1936年两次立下遗嘱，嘱咐他的两个儿子：“余死后，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，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，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。”

杨天石教授说，蒋介石强调宋美龄是他两个儿子的唯一合法母亲，正是因为蒋氏出于对宋氏的爱恋之情，希望确立她独一无二的蒋夫人地位。

1949年5月，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准备逃往台湾。5日下午，蒋介石带着蒋经国专程来到上海的东平路，这是他当年与宋美龄结婚时的新居“爱庐”，

他要临别再看最后一眼。那时宋美龄还在美国，不知归期。蒋氏的心情不禁流露在当天的日记里：“晡与经儿同往虹桥路岳父母墓前敬谨告别，回程到东平路爱庐视察，全室皆空，但觉凄凉与愧惶而已。”

谜案之二

因何成为基督徒

本刊记者 张建魁 路琰

伴随蒋介石日记开放的，还有一本手抄的《圣经》首次曝光，非常引人注目。这本文言文版的《圣经》，是由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手抄而成，共6册。《圣经》里时有蒋介石的圈点、眉批，眉批后，

还标有日期。从已发黄的《圣经》可以看出，蒋介石不仅读了多遍，而且几乎爱不释手。

此前，人们都说蒋介石之所以成为基督徒，是他当年要娶才貌兼备的宋美龄为妻付出的信仰代价。此次，通过研究蒋介石的日记才知道，他是如何从一位三民主义者，一步步转变成一名基督徒，并最终将基督教作为精神支柱的。

曾经读马列“乐而不能悬卷”

蒋介石早年追随孙中山，信奉三民主义。其间，他受新思潮的影响，一度崇拜共产主义，醉心马列思想。这在他当年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述。

“五四”以后，知识分子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式书报，想从中找寻救国真理，蒋介石也不例外。他自觉地、有计划地阅读《新青年》等刊物和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书籍，俨然是个思想开通、追求进步的新派人物。

蒋介石在1919年12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上午，看《新青年》。往访林士及执信（编者注：赵林士、朱执信都是当时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人士）。下午，看《新青年》。”1923年10月4日，他在日记中记载：“上午复看《马克思学说概要》，习俄语，下午看《概要》。”

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给蒋介石的第一印象是深奥难读。他读了三遍，还感到“不能十分了解”。有时，他不得不掩卷而去，但是，读来读去，他终于读懂了一些，并有了兴趣。

他在1923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看《马克思传》。下午，看《马克思学说》，乐而不能悬卷。”看书看到了“不能悬卷”的程度，说明蒋介石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相当了解，并有了一定感情。

同年11月21日的日记写道：“看《列宁丛书》。”

在阅读马列著作的过程中，蒋介石起先接受了某些观点。1925年11月，他要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，打

在台湾期间，蒋介石和宋美龄常常泛舟日月潭。

